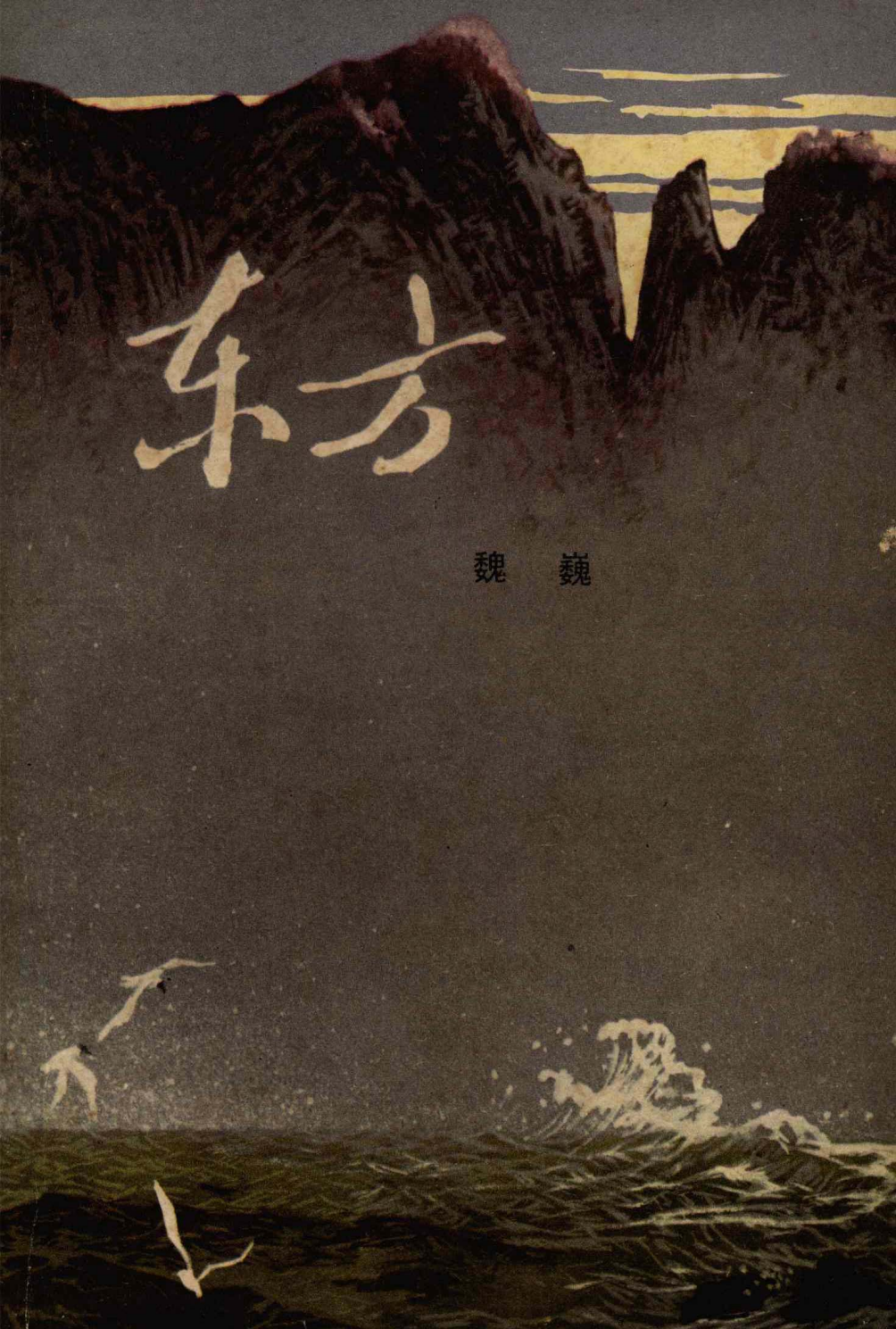


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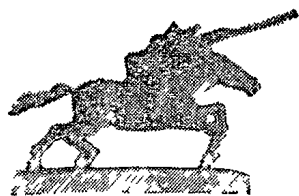
魏 巍



东 方

中

魏 巍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目 次

第一部 山 雨

第 一 章	故乡.....	3
第 二 章	柳笛.....	10
第 三 章	母亲.....	25
第 四 章	大妈.....	35
第 五 章	金丝.....	53
第 六 章	村长.....	64
第 七 章	地主.....	75
第 八 章	消息.....	88
第 九 章	惊梦.....	102
第 十 章	分别.....	118
第十一章	路上.....	127
第十二章	营长.....	140
第十三章	争论.....	153
第十四章	政委.....	167
第十五章	江边.....	180

第二部 火 光

第 一 章	开进.....	203
-------	---------	-----

第二章	侦察	215
第三章	山前	225
第四章	胜利声中	235
第五章	青坪里	244
第六章	团党委会	255
第七章	幽谷	268
第八章	军中便宴	281
第九章	小试	294
第十章	小鬼班	310
第十一章	苹果园	321
第十二章	溪畔	329

第三部 风 雪

第一章	寂寞	341
第二章	取经	353
第三章	月儿圆时	367
第四章	大炮与手榴弹	380
第五章	课本	388
第六章	闸门(一)	401
第七章	闸门(二)	414
第八章	闸门(三)	429
第九章	追击	438
第十章	会师	452
第十一章	另一个“围歼”	461
第十二章	在亲人心里	482

第十三章	琴声	493
第十四章	雪夜	510

第四部 江 声

第一章	征服“死亡地带”(一)	523
第二章	征服“死亡地带”(二)	532
第三章	孤儿	544
第四章	家	552
第五章	新来的老战士	560
第六章	家乡早春	569
第七章	来凤(一)	583
第八章	来凤(二)	590
第九章	密计	600
第十章	临津江畔	610
第十一章	溃灭	614
第十二章	控诉书	629
第十三章	将军渡	640
第十四章	虎鸣山口	649
第十五章	黑云岭(一)	657
第十六章	黑云岭(二)	666
第十七章	黑云岭(三)	682
第十八章	雨中	693
第十九章	洪水	707
第二十章	金妈妈	720
第二十一章	朴贞淑	734

第二十二章	浪滔滔·····	750
第二十三章	阴谋·····	759
第二十四章	城市·····	771
第二十五章	聚歼·····	784
第二十六章	送别·····	802

第五部 长 城

第 一 章	枫叶红时(一)·····	811
第 二 章	枫叶红时(二)·····	820
第 三 章	归来·····	833
第 四 章	地下长城·····	843
第 五 章	夺取中间地带·····	862
第 六 章	钢铁战士·····	870
第 七 章	地雷大搬家·····	881
第 八 章	又一个“狙击兵岭”·····	892
第 九 章	绣花人·····	901
第 十 章	布谷声里·····	910
第 十 一 章	在五面包围中(一)·····	924
第 十 二 章	在五面包围中(二)·····	938
第 十 三 章	在五面包围中(三)·····	949
第 十 四 章	反击·····	964
第 十 五 章	亲人·····	979

第六部 凯 歌

第 一 章	战友·····	997
-------	---------	-----

第二章	春初.....	1012
第三章	硝烟红花.....	1021
第四章	在朝鲜人民军里.....	1028
第五章	我看到了新世界.....	1041
第六章	和平之声播音站.....	1057
第七章	红旗飞舞(一).....	1069
第八章	红旗飞舞(二).....	1080
第九章	挺进.....	1090
第十章	金谷里.....	1103
第十一章	灯火灿烂.....	1111
第十二章	新起点.....	1124
第十三章	路.....	1136
第十四章	归故乡.....	1147

第 三 部

风 雪

第一章 寂寞

自从在柳叶黄落的村头，送走了女儿，送走了郭祥，杨大妈心里就空落落的不好受。是担心儿女们的远行么？不是。是想把孩子拴在自己的身边么？更不是。大妈不是这样的母亲。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在这块土地上旋卷的时候，孩子们也有来有去，有时候，连丢到锅里的鸡蛋没煮熟就匆匆走了，大妈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心境。

可是，自从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平息下来之后，尤其是自从她心爱的“八路”离开她远征他方，就好像把她的心、把她的生命带走了一多半。此后，随着革命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老干部、老伙伴，也随军南下，更使她觉得村子空旷冷落了许多，生出了一种深深的寂寞之感，仿佛人们把她生命中最繁华的年月也带走了。这次女儿和郭祥的离去，只不过使她这种寂寞的心情更加难捱罢了。

此外，村子里的工作状况，也是她心情不愉快的一个原因。按理说，全国解放了，强大的敌人打倒了，事情应当更为顺手；但情况恰恰相反，有许多事情是叫人不满意的。例如，地主谢清斋利用美军出兵朝鲜的时机，大造谣言，反攻倒算，如果放在过去，支部一定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果断的对策；可是大妈找到村长兼代理支部书记李能的门上，得到的却

是漠不关心的回答。这个村子里的“大能人”，更关心的却是个人的发家致富。大妈觉得同志们过去半宿半宿地坐在一起，热情地、亲密地研究问题的情景，仿佛已经很遥远了。这一切，究竟在起着一种什么变化？这一切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妈虽然说不清楚，但这种景象带给她的却是忧虑和不安。她仿佛觉得在村子里的什么地方，生长起一片黑森森的暗影，在威胁着人们。

每逢大妈心情不好的时候，跟小契谈谈，就觉得畅快一些。可是最近几天小契也不来了，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按照历年情况，秋后庄稼一倒，小契最快活的节气就算到来了。他常常不等庄稼打完，就擦好了火枪，准备了足够的火药。这时候，你们谁也不能再责备小契懒散了。天还不亮，他就从炕上一古碌爬起来，在黑影里摸着饽饽篮子，抓两块干饽饽掖在怀里，然后就背起火枪走了。窗户纸似明不明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他那充满情致的枪声。平原上，林不密，草不深，庄稼一倒，狐狸、野兔只有钻到菜畦里躲藏。小契，这位热情的业余猎人，对这个规律抓得很紧。顺手的时候，一天能够打到二十几只。如果拿到集上，能换不少钱，可是，小契有小契的看法：“人对东西不能看得那么值重”。在他闪着快乐的红眼睛、哼着梆子腔回来的路上，不等到家，他的收获物就剩不下多少了。因为一路上，总是会碰到赞美他枪法的人，或是赞美野兔肥美的人。剩下一两只，他就拿到卖卤煮鸡的老头那儿代煮，然后同他的朋友“下酒”。从凤凰堡到梅花渡，三里五乡，有多少人尝过小契的野味呵！尝过野味的人，免不了要热烈地称赞；越称赞就引出小契越多的诺言。这种循环法就不

断促进了这种“不取分文”的业务发展。这样，他一天比一天出去得早，一天比一天回来得迟。并且常常怀着未能按期完成的遗憾心情，把猎获物送到别人家里，向人致以深深的歉意。由于我们的治安员这种热情非凡的性格，用他的话说，从县区干部一直到剃头的、修脚的、剐猪的、铤驴蹄子的，都有他的朋友。谈起这一切，小契是多末地惬意呵！……可是，今年当这个快活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却不仅没有听见他的枪声，连面也没有露。

这天中午，大妈给完麦子回来，忽然想起，早些时，小契叫他留几升麦种儿，想必他的秋播还没有插手呢。匆匆吃过午饭，就让大乱撑着口袋挖麦种儿。大伯连着摆手说：

“不用喽！”

“为什么？”

“看！我说不用喽就是不用喽！”大伯长长地叹了口气。

大妈觉得话中有因，就停住手追问。大伯只是咂巴着小烟管，不言声儿。急得大妈把口袋一摔：

“你这个老家伙！倒是说呀还是不说？”

大伯这才吞吞吐吐，神色凄然地说：

“他又卖了地了！……”

大妈顿时心里一惊：“你干吗不告诉我？”

“他怕你再批评他，叫我千万别对你说。”

大妈脸色发黄，无力地坐在炕上，低垂着头，心中十分难过。这小契家几辈儿都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贫农，他本人曾经同大伯一起在谢家扛活。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手里才有了七八亩地。可是他今天卖去一亩，明天卖去二亩，已经卖

了三次，只剩下不到四亩地了。他分的三间房子也卖给了别人。要不是他哥哥参军在外没有回来，他搬到他哥哥分的房子里暂住，连个遮避风雨的地方也没有了。小契每次卖地，大妈的心都象刀割一般的疼，曾经含着眼泪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批评。小契也发誓照大妈的话做，可是现在又第四次卖地了。眼瞅着他又回到从前赤贫的境地。他同他的孩子今后可怎样生活呢！……想到这里，一向坚强的大妈，不由地飘下一点泪来。

“我一定要去问问他，看他倒是怎么想的！”

大妈拾起她那个蓝褂子的前襟拭拭泪水，走出门外。大伯在后面说：

“你可别净跟人家吵呵！”

大妈理也不理，走出院子去了。

她脚步沉重，觉得走了很久，才望见小契那个你走遍天下也难得遇见的大门——没有任何院墙的大门。大妈每逢看见这个大门，没有一次不叹气的。

她正要进屋，听见小契仿佛给什么人劝酒：

“来，来，再喝一盅！”

“不，够啦，够啦！”

“你想想，咱们多少日子不见面了？”

“好好，再添一丁点儿！”

“真没治了！”大妈懊恼地想，“刚刚卖过地，就又同人们喝起来了！”

大妈进了当屋，正想冲进去刺打他几句，揭开门帘，见小契陪着的是两个生人，正围着小炕桌兴致勃勃地喝着。小契

的儿子小旦儿也守着一个桌子角，两只手抱着一个猪蹄儿正在啃呢。小契见大妈进来，急忙抓起酒壶斟酒，满脸堆笑地叫：

“快上来坐，嫂子！没有外人！”

大妈勉强压住火，打量了两位来客一眼。一个二十多岁，乡村干部打扮，穿着紫花布的庄稼小褂，戴着顶蓝色的解放帽儿；另一个却是六七十岁的白胡子老头儿。真奇怪，这么不同年龄的朋友，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一个炕桌上来的。

小契见大妈不动，又跳下炕来，端起酒盅劝说：

“嫂子，快上去！我说没有外人就是没有外人，这位是——”他指了指那位乡村干部模样的青年，“这位是大楼底的治安员，我们的同行。我们认识好几年了。”他又指了指那个白胡子老头儿，“这一位大伯是，是……”他显然忘记了老人的名字和村名，卡住壳了。

“我是河那边小王庄的。”那个老头挺有精神地接上去说。

“对对，他是小王庄的王大伯，织铜罗的。”小契说到这儿，又对那老者一笑，“我们认识也快有一年了吧？”

“可不是，我今年春天过你这儿……”老头也哈哈一笑，“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哩！”

大妈一听，这大楼底，这小王庄，一南一北，都在三十里以外。心里又急又气，当着人不好细问，又不好发作，勉强笑一笑，然后对小契说：“今儿晚上，你到我那儿去一下。”说过，就回身走了。

傍黑时候，小契来了。他头发长长的，穿了件破黑褂子，少了两三个扣门儿。他往炕上的被褥子上一仰，懒懒散散

地说：

“嫂子，你喊我什么事呵？”

大妈把头一扭，没好气地说：

“你出了这么大事，都不告我一声儿！”

“没什么大事呀！”他眨巴眨巴眼。

气得大妈用烟袋锅冲他一指：

“我问你，又卖地了没有？”

“哦，是这事儿呀！”他象儿童一般羞赧地笑了一下，然后满不在乎地说，“是，又去了他娘的二亩！”

“小契！”大妈沉痛地说，“你今天‘去了他娘的二亩’，明天‘去了他娘的二亩’，你有几个二亩？我问你现时还剩下多少？”

“还有亩半。”

“是村北那一亩半不是？”

“是。”

“那地紧傍着大路，还有一条小道儿，一亩半也不够了。”大妈叹了口气，“你就没想想，你是不吃不喝，孩子还要吃呢！你让他跟着你喝西北风么？”

“这有么法儿！”小契神色凄然地说。

“你就非卖地不行？”

“你说可有么法儿！”小契又苦笑了一下，“前年你弟妹得了那么一场大病，请先生吃药，欠了好几十万。临死，用了一个材，又欠了好几十万。最近一天价堵住门要账，弄得我们都出不去了，还怎么搞工作呀！气得我一咬牙就把地卖了。……唉，车到山前必有路，象咱们这种主儿，也就是走一时说一时

吧！……”

小契的嗓子象被什么堵住了。大妈也难过起来，沉了沉说：

“这事儿，你怎么就不事先告我一声儿？”

“你一家紧抓紧挠，还不够吃哩，”小契叹了口气，“告诉你，不是叫你白替我难受么！”

大妈半晌不语，把小烟筐箩推到小契面前，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又劝说道：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可是，小契，你也忒价的没志气了。你那胡吃胡喝，怎么就不改改？你刚卖了地，就又请人吃喝去了，我要不是亲眼碰见，你敢许还不承认哩！”

“嫂子，这你可就误会了。”小契从被褥子上抬起身来，一边卷着烟一边说，“这两个人，都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人家大远来瞧我，我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去？我小契宁肯自己挨饿，也不能把财帛看得那么值重！”

大妈把烟袋锅子一磕，说：

“兄弟，你别这么说，我并不是劝你小气。有人把一个钱看得比磨盘还大，那种人我最看不上眼。可是你那朋友多得象满天星，你想想，你一天到晚，还有干活的工夫没有？……再瞧瞧你那认识‘好几年的老朋友’，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一老一少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说到这儿，小契禁不住笑了：

“要说也简单。前年有一回出门，刚出村一上堤坡儿，就碰见一个人守住辆破自行车子叹气。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心里忽然咕容了一下子：‘他想必是车子坏了，人家走到咱这

地方儿，不帮忙也得出个主意。’回转身一问，果然是车子上丢了个螺丝。我一瞅车上驮了一小捆烟叶，车把上挂着一个小手巾包儿，兜着四五个小窝窝头。我一想，这绝不是跑买卖的，那些投机倒把的家伙，在集上大吃二喝，用不着带这个。一问，果然是个村干部，生活有了难处，驮一点家里的烟叶到县城里去卖。家里孩子还等着吃哩。我就由不得自己，转来转去帮他找那个丢了的螺丝。找了一阵，没有找见。我就给他出主意，到马店集上去修。怕他走岔了道儿，就领了他一截儿，离咱这家门口就不远了。这时候，我这心由不得又咕容了一下子：‘我一天价玩车子，车子兜里，或许那个破抽屉里，说不定有这么个螺丝，要能找到，就省得人家到集上去了。’这样，我就把他让到家里。东翻西找，找了好半天，也就算是巧，把那种螺丝找出来了。也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他立刻推车子要走，我这心就由不得又咕容了一下子：‘他耽搁了这么长时间，集也散了，烟叶还没有卖，那几个小窝窝头哪里够吃？晚上回不到家，准得挨饿。何况这是同志们哩！’我不管他怎么推辞，吃了饭才让他走了。……”

大妈笑着说：

“这时候，你那心眼里就不咕容了，是不？”

小契也笑了一笑，又接着说：

“说起认识那个老头儿，那更简单。今年春上，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吃饭，见一个人，老向我院子里张望，我当是坏人，就立刻放下饭碗，从小玻璃镜里仔细看他。原来是一个白胡子白眉毛老头，象个老仙翁似的，挑着一副担儿站着，脸上笑眯眯地正望我那月季花哩。看那样儿都出了神了。象他那样爱